

红色文献翻译按：

在今天的国际共运中，存在着两种关于武装斗争的不同的认识。其中，以国际人民斗争阵线主席何塞·西松为代表的一种机械地认为人民战争仅限于“农村包围城市”，在帝国主义国家应该走“十月道路”，也就是武装暴动的道路。今年六月，西松在一篇文章中再一次地批判了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积极准备开展人民战争的各党。因此，挪威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联盟的同志写就了这篇文章，对西松的看法做了回应。

我们要请读者同志们注意，尽管菲律宾的同志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存在不足，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以及菲律宾人民战争的重要性。菲律宾共产党是全世界毛主义者的榜样和楷模，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在路线斗争中战胜这些不足，走向更大的胜利。

捍卫和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

2019.6.6

Ard Kinera （挪威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联盟）

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是怎么样的？这对每个身处西方帝国主义堡垒中的革命者而言都是个紧迫的问题。在过去 100 年里，这个问题一直被欧洲自称是革命者中的绝大多数错误地回答了。

毛主义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普适性，指出这是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军事策略；只要能把人民战争和不同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就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得到应用。但是，有一些人顽固的否认这一点，紧紧地抓着他们的旧策略不放：他们认为要先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等到一连串的危机爆发、革命者积累起对旧资产阶级政权压倒性的优势使得“革命的时机成熟”为止，再通过某种闪电战之类的方法赢得胜利。

这种策略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与此同时，人民战争策略却屡屡胜利。这套积累力量的理论早就可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但是，某些人仍然被这套东西吸引着，就像苍蝇绕着垃圾转一样。

西松对人民战争策略的险恶攻击

重建菲律宾共产党的西松主席在 2019 年 6 月 5 日的一片文章中又一次地大声反对了人民战争的普适性。这篇文章题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战争问题》。他写到：

“我注意到某些人对毛的人民战争的广泛有效性和适用性表示认同的看法。”

这显然是一种阴险的提法。人民战争理论仅仅是个“看法”吗？谁又是“某些人”呢？大多数毛主义者都知道，第一个总结出毛主义的是秘鲁共产党和其领袖贡萨罗主席。这是在 1982 年由该党在人民战争的实践中完成的。1988 年，秘鲁共产党通过了一份新文件来解释它的意识形态，即《马列毛主义》，其中如此表述：“人民战争是属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

论；人民战争诞生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斗争过程中，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发动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和人民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农民战争。毛主席使无产阶级拥有了这个理论；然而，围绕着这个理论仍有许多困惑和误解。（...）理解人民战争普适性的一个关键的决定的问题在于，理解它应用于不同类型革命和各个革命具体情况时的广泛有效性和适用性。要理解这个关键问题，请谨记彼得堡起义的模式从未被重现过，请了解二战时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今日欧洲的武装斗争，最后，要知道十月革命也不仅仅是一场起义，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革命。综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只能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在今天，意味着人民战争——才能最终胜利。”

为什么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中最先进的组织，包括秘鲁共产党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党和组织，都只被西松说成“某些人”？这些党和组织的名称和主张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声明中被了解到。西松早就应该听说过它们。它们都是为革命流过血的严肃的，敢于献身的党。但西松谈到的只是“某些人”的“看法”。毫无疑问，西松采取了最懦弱的斗争方式，认为他的反对者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真正写过的东西也不值得回应。他一个文件的名称也没有提及，说的倒全是“看法”。

西松的整篇文章仿佛是在人民战争的普适性理论从未被提出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仿佛在表示他的种种异议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即使这些谬论中的每一个都在很久以前，在毛主义被总结出来时就有了定论。西松的做法是非常可耻的。

高度城市化国家和农业国人民战争的对比

西松的文章由以下一段开始：

“自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多次问过我毛泽东提出的持久人民战争能否在工业无产者已成为主体阶级而农民为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成功发动的问题。”

我们应首先自问：西松指的是什么国家？至少，在欧洲和北美没有工业无产者占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大的阶级，但其中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在所谓“工业化国家”中——都在公共服务业和私人服务业被雇佣。目前，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服务业工人数量都超过工业无产者。这还不是西松文中关键的问题，但足以表现出其文缺乏质量和准确性。

其次，我们要声明他所指的国家的决定性特点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工业化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即使仍有数量众多的农业人口，也要比今日的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更加“工业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品是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生产的。

西松写到：“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可能借助一支小而弱的，聚集在乡村的人民军队发动革命战争，也不能寄希望于运用广阔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在乡村地区维持战争。”

有谁说过[农村包围城市]是人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吗？至少不是秘鲁共产党。所有毛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依据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不是人民战争的一条普适性规律，而是一条通常适用于被压迫的农业国的道路。秘鲁共产党将秘鲁的人民战争定义为统一人民战争（注 1），其中城市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超过了

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城市。有许多党和组织已经阐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战争不会是农民战争。这些事实西松是应该熟知的，但他表现得一无所知。

谎言、偏见和机会主义

关于在工业化国家里开展战争的问题，西松写到：

“一旦我们的军队发动了首次战术进攻，它就会被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军和其高度统一的经济、舆论和交通系统压倒。”

这种反对人民战争策略的意见不是没被提出过，更不是没有得到过解决。一个武装斗争组织不会一开始活动就必然被“大军”（!!!）压倒。意大利红色旅从 1970 年活动到 1988 年，德国红军派从 1970 年活动到 1998 年，日本赤军从 1971 年活动到 2001 年，美国的地下气象员组织从 1969 年活动到 1977 年，黑人解放军从 1970 年活动到 1981 年，巴斯克祖国和自由（ETA）从 1959 年活动到 2018 年。到今天，爱尔兰还活动着几个武装组织。全世界城市区域的游击活动还在继续。

重要的是大多数这些组织都没有用战无不胜的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自己。它们不是由一个军事化的毛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作为毛主义者，我们明白这是拖累斗争的主要弱点。即便如此，这些武装团体都几乎没有被军队和反动国家“压倒”过。大多数时候，这些组织是因为其丧失或缺乏理论和政治领导而缴枪投降的。西松的论点，不论在假设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观点没有植根在现实上。只有腐朽老旧的机会主义立场才会认为敌人是全知全能的，而我们无力去斗争。

西松写到：

“然而，‘人民战争’一词可以用来灵活的表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必要的武装革命。但毫无疑问，应该被坚持的是为人民全面参与武装革命而做的准备。”

这是典型的试图“团结”不可能被团结的人的机会主义道路。西松再明白不过这不是毛主义者用“人民战争”定义革命时所理解和表达的意思。人民战争在帝国主义和高度城市化国家中是同样广泛适用的。我们都很重视战术上的灵活性，但一个人不应该在原则上“灵活”。而应该像列宁和毛泽东一样在原则上坚持。否则，就会由马克思主义堕为机会主义。

西松在此摆明了他的路线，这是一条装作革命而实际上反人民战争的路线；即通过持续合法斗争积累力量的路线。这就是秘鲁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挑战的路线。这完全是假马列主义者的路线，是霍查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方毛教徒的所思所想：长期地用法律手段准备一场未来某刻将要发生的武装革命。我们必须反复重申这样的道路从来没有成功过。它在 100 年内没有发生过，成百上千走此道路的党和组织都没有成功过。这些组织的实践和倾向或多或少总是和公开的改良主义相同的。

西松和他的追随者的作为与英国社工党、比利时工人党、德国马列主义党和德国左翼党（注 2）没有质的区别，他们虽然支持菲律宾革命，但和欧洲改良主义党的立场是一致的。理论上有所差别，但实践上无二致。怎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们落后了，时间车轮滚滚向前，证明了持续积累力量论无非是个骗局。他们的革命理论与他们的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活动之

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与他们的生活实践完全地、根本地相左的。

十月道路还是根本没有路？

西松写到：

“在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深谋远虑，在沙俄军队里扩张党员干部，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当士兵群众和人民一样在一战中感到不满时，他们起来推翻了沙皇和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随后，他们在俄罗斯帝国的广大农村里展开了一场战胜反动派和外国干涉军的战争。”

在俄国问题上，秘鲁共产党在上文提及的文件里是这样说的：

“最后，十月革命不只是一场暴动，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革命战争。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只能是一场革命战争，在今天就是人民战争。”

提到 1917 年的俄国武装斗争，就不能不提到 1905 年失败了的革命。这是 1917 的前提。战争持续到了 1921 年，一共经过了十五年，每一年里都发生了许多武装行动，而不是只在 1905 年和 1917 年。即便这样，我们还必须要等上一百多年，好让西方的“积累力量论者”积累足够的力量，还要等到西松所谓的必要客观条件发生：“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导致其被巨大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危机，资本主义或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怪不得我们等了这么久。按照这种方式，要不是帝国主义必将灭亡，我们甚至可以永远等下去。这伙人革命的方式是什么都干，就是不干革命！这是一个荒谬的借口和理论破产的表现。

就连积累力量的问题也早就得到了列宁的回答。他教导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见到了社会主义胜利后才会被说服。

西松写到：

“就算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也必须要先战胜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能够胜利前打赢争取民主的斗争。”

我们对这种论调很熟悉，因为我们自家的莫斯科派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就是这样说的。这和苏修党校里生产出来的反霸权论差得不是很远：他们想让欧洲修党一刻不停地在西欧国家和议会里培养亲苏观点，与社民党的部分结盟。具体方案是这样的：“先保卫世界和平”（！）或者“先建立一个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政府”，然后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套理论伪装成要先战胜法西斯，再武装革命，它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罢了。武装革命不会这样发生，也从来没有这样发生过。唯一一条砸碎法西斯的道路就是人民战争。唯一一条开展人民战争的道路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化的毛主义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的持久战，通过一支人民军队和一个统一战线开展。

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可能性的完全无知

西松写到：

“依照伪装成自由民主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法律标准来说，任何个人都能够合法

的为了运动，自卫，以及为了防止政权变得残暴和有压迫性而获得枪支。”

西松又在讲哪个国家？这绝不是欧洲的处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着严格的枪械管理法，“任何个人”都根本不可能为了自卫而获得武器！当然，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合法获得枪支的可能性，革命者也能利用它们。但是，这条言论又一次展示了西松的知识储备极度缺乏精确性。

西松写到：

“因此，用运动枪支俱乐部，社区自卫组织，以及公共活动和组织的自愿安保的名义用枪支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可能的。”

我们要让西松失望了：假如他在乎阅读我们的短文，他就会发现这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等于刑事犯罪。而就算这不违法，我们岂不是也能推断出，一旦革命运动大规模的组织武装的无产阶级枪支俱乐部，西松在上文提到的“大军”肯定也会出来镇压！

这套理论也让我们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过度纲领和他鼓吹的工厂里的工人民兵。托洛茨基和西松都没有尝试过在欧洲组织这种枪支俱乐部或是民兵，而这相较于我们开展人民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更是一个拙劣和天真的替代方法。在合法框架下公开或是半公开地组织起来的俱乐部和民兵面对政权的迫害和镇压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无产阶级需要它的军队。我们能应该建立民兵，并把它们整合到人民军队里，但这在持久合法斗争的合法框架下是不可能的。

隐藏我们的目的，是聪明，还是机会主义？

西松写到：

“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来说，不在武装斗争的时机成熟前公开宣告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意图是一种聪明的举动。”

这又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发出的言论。我们也听过好多遍这样的话了。所谓的革命者说“我们不能公开宣告我们的意图”，但他们在骗谁呢？假设这是一个真实存在，在内部公布的意图，想要不让情报机关知晓这些秘密是十分困难的。起码，当党是像西松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朋友们一样松散和合法的组织起来的时候是这样。我们是要把意图从群众的眼前隐藏起来吗？不让人民自己知道建设人民军队的重要性？

隐藏目的骗的是谁？要用“聪明”骗谁？我们敢说，唯一上当受骗的，就是那些相信机会主义者真的想建设人民军队的正直革命者。那些被西松鼓吹枪支俱乐部和与被压迫国家的革命战争进行政治和实践上的交流所蒙蔽的人。那些只看到西松的名头，不看内容而被蒙蔽的人，因为内容是老调常谈，和西方每一个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团体鼓吹的都没什么两样。

这个计划就是教条地重复他们认为是列宁的十月道路。在过了一百年，面对着一个用一百年的时间学习了暴动和如何战胜暴动的敌人，还试图用某种突然袭击夺取政权，是极其天真的。假设这套计划被一个自称的共产党当作一条真正的策略加以实践，它更是犯罪性的天真的。

在隐藏我们的意图的问题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在《共产党宣言》里用唯一的共产党人的方式作出了回答：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把这条无所畏惧的声明和西松等待时机成熟再公布意图的“聪明”建议比较一下……

不仅如此，让我们留意西松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而不提共产党人；他说到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提共产党。在我们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措辞不是最正确和明了的。

连帝国主义者也理解人民战争的普适性

让我们先离开西松，听听托马斯·A·马克斯博士，一名在反叛乱行业从事的美帝政治风险顾问是怎么说的吧：

“只要谈到叛乱，就不能不谈到毛泽东的作品。他的创新产生了‘人民战争’，把不对称战争的挑战从战术和军事的层面上上升到了战略和政治的层面上。毛在非常规战场上的地位是和拿破仑，克劳斯维茨在常规战场上的地位一样的。”

还有：

“恰恰相反，正如毛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过的，暴力在叛乱的任何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只是被用在一个适合情况的水平上以消灭抵抗和政府存在，因而让叛军政治机构能够动员群众和资源。”

还有：

“哥革武的例子证明了，不管叛军是不是毛主义者，他们都必须要执行在兵法中得出的毛主义的战略要点。”

钻研游击战和暴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提到毛。他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农民战争或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把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层面，总结了非常规，不对称或是游击战争的法则。资产阶级专家理解的东西，许多革命者还是不能掌握；毛泽东总结的人民战争是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能适用的。它是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唯一的军事策略。

人民战争是毛主义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组成部分

接下来，秘鲁共产党在它的国际路线中写到：

“在 1979 年 9 月的秘鲁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对这种情况，贡萨罗主席号召保卫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反对修正主义的三股逆流。党的原则立场仍然坚定不移。1980 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了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战争；正是在

运用并发展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共产党加深了对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理解。因此，在 1982 年 5 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一致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这样，秘鲁共产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站在捍卫毛主义前沿的政党，承担着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的任务，以使这种意识形态引领和指导秘鲁的和世界的革命。”

这是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提出的。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在毛主义之下团结而展开斗争的一条红线。我们要强调，毛主义只有通过秘鲁的人民战争才得到了阐述，秘鲁共产党是 1982 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毛主义党。这是真真切切的。重要的不是辞藻，而是内容，而在 1982 年前没有人清楚地提出过毛主义的内容，这是秘鲁共产党做的。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和更高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尽管西松用了一种懦弱和平庸的方式提出他的路线，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对这些论据十分熟悉，它们也许多次地得到了回答，但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听到了。现在，他们可以自己看看反对人民战争观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也能自己分析这到底是一条胜利的道路，还是通向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议会迷主义的沼泽的和以往一样的鹅步。许多我们先行者都走过这条路，最后淹死在了这苦涩的泥水里。

我们想要推荐以下三篇和这个问题十分相关的好文章，不仅是强调人民战争的策略，更是关于如何看待贡萨罗主席和如何从我们今天更高的毛主义视角评价俄国十月革命。

联邦德国《阶级立场》杂志：人民战争——通向解放的唯一道路（英文）
<http://www.demvolkediener.org/index.php/en/t-theorie-en/2259-klassenstandpunkt-people-s-war-the-sole-path-to-liberation>

毛主义共产党，法国国家：保卫贡萨罗主席的声明就是保卫毛主义！（英文）
<http://www.demvolkediener.org/index.php/en/t-dokumente-en/1778-pcm-to-defend-the-life-of-chairman-gonzalo-is-to-defend-maoism>

保卫人民利益革命阵线，巴西：光辉的十月道路万岁！（英文）
<http://www.demvolkediener.org/index.php/en/t-dokumente-en/1852-long-live-the-shining-october-path>

这些都是红线推动贡萨罗的路线，推广和宣传秘鲁共产党的路线，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的例子。这是红线给全世界的毛主义者提供支持和为他们指明方向的表现，更是毛主义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中也在取得进展的表现。这些努力值得每一个毛主义者致敬和学习。

红线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毛主义之下

这封对西松的回应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人民战争问题已经得到了许多次的调查和透彻的阐述，举例来说，上述的三篇文章，和尤其是秘鲁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本文是以论战的形式写就的，但并不是带着对菲律宾的共产党人和战士的不尊重而写就的。

五十年来，菲律宾共产党一直开展着一场光荣的人民战争。共产党人和群众作为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的鲜活的和斗争着的一部分流过血。这不仅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贡献，更是人民战争的无敌和普适性的证明。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是今天世界上仅有的四场人民战争之一，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重视和珍惜的。我们希望它能走得更远，成功地消灭旧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度和文化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只要人民战争的烈火还在燃烧，就算火焰有时会变得微弱，我们也要向它致敬和庆祝它的存在。

不管何塞·玛利亚·西松鼓吹什么样才是“聪明”或是“灵活”，这样的希望和支持都是坚定不移的。但这种支持不会也不能阻止两线斗争。无原则的统一是黑线，资产阶级路线，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不怕打破情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死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线坚持毛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第三和更高阶段，坚持人民战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普遍适用。这就是左派的立场，这是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立场，这是一个终将获胜的立场，这是一个正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以来第一次统一在一面光荣的大旗下的立场。

团结在毛主义之下！

重建军事化的共产党！

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

1. 联合人民战争是秘鲁共产党依照秘鲁高城市化的客观条件提出的策略，主张以农村游击为主，城市游击为辅。在 1980 年，大约三分之一的秘鲁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主要是首都利马。
2.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的一个主张暴动论的托派政党。比利时工人党是比利时的一个社民主义党，在 70 年代打过反修的旗号。德国马列主义党是德国的一个自称的反修政党，在实际上实行改良主义，鼓吹议会斗争。德国左翼党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后继，今天实行改良主义。

